

怜蛾
不点灯

许台英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许台英 著

怜蛾

不点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怜蛾不点灯 / 许台英著. — 郑州 : 河南大学出版社

社, 2014.9

ISBN 978-7-5649-1490-5

I. ①怜… II. ①许…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4543 号

怜蛾不点灯

著 者 许台英

责任编辑 张 珊 谭 笑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开封智圣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1.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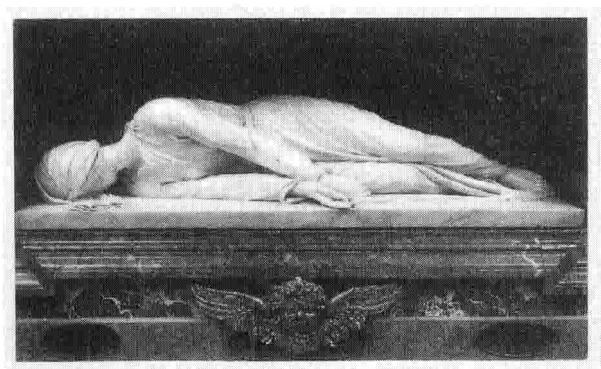
字 数 237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北京上河卓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

謹以此書送給
女兒則濟利亞·芸



殉道圣女则济利亚(作家许台英摄于罗马·则济利亚故居兼教堂)

序《怜蛾不点灯》

叶石涛

每当我读许台英的小说的时候，我总觉得奇怪，她怎知道台湾现实社会各阶层那光彩陆离，宛如万花筒般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我所知道的许台英是规矩的家庭主妇，每天一定会为许多零零碎碎的家庭杂务忙碌不堪，虽然老公和长大的女儿都好照顾，但总得有些事情是必须她亲自料理和操劳才行的。她对现实社会细微精密的观察，到底不是普通的家庭主妇所能胜任的；这是作为作家天赋条件之一，显然她具有这极具优秀的观察力和洞察力。当然她也勤于搜集材料，正如泰纳（Hipolyte Taine）形容左拉用博物学家的方式去搜集材料，弄上解剖台，仔细予以解剖，认真察看哪儿有病灶一样，许台英神出鬼没地潜入欢乐场所或社会阴影处收罗材料，仔细记录它，然后构成了她每一篇小说。从她著名的小说《蟹行人》以来，她底许多篇小说都以精确的写实著称；那背后隐藏着多少她的血泪！许台英的大多数短篇犹如坚石构筑的城堡一样，无懈可击，就是归功于她的小说的现实的的确是现代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丝毫没有脱节的关系。可是她的小说的写实主义已经不是十九世纪以来的传统写实；这已经是破旧外衣，不足于装前卫的、变化多

端的现代台湾社会现实了。兼顾外在环境精致的写实和人类心里的现实，这才能表现现代台湾人的生活现实。在这本短篇小说里，《卡拉 OK》正是这样的一篇作品。她一面用铁石心肠的无情冷酷的笔触描写卡拉 OK 欢乐场各色各样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的争逐声色、财富之徒，一面又用令人柔肠寸断的同情和怜悯来描绘女主角充满悲愁的遭遇和寂寞的心情；这不正是所有现代台湾人活生生的写照吗？在这篇小说里，许台英仍然发挥了她默默的强烈正义感，不露痕迹地提出了她的批判；这是她所有小说的普遍特色之一。面对这世间的众多不义和不公，许台英不甘缄默，她都要扮演公正的审判者的角色。可是这是天生的意志，不是凡人或一个作家所能背负的重担。因此，不可避免地她会受伤，心肺淌血的是她自己。自从《蟹行人》一作受到无数暗箭和中伤之后，许台英的创伤久久未愈，有一天，她把重担还给天主，这才得救了！这自是后话。

《怜蛾不点灯》，这篇小说倒容易了解，证之以许台英的身世以及来台大陆人第二代的生活历程而言，眷村生活是他们切不断的脐带的一部分。这篇小说较少提起在眷村成长的第二代人，重点放在遵守旧社会、旧伦理的年老一代眷村人物的现况。小说带有浓厚的回忆意味，犹如对旧时代的一阙挽歌。事实上这小说里描写的也尽是跟生老病死有关的平凡事实，特别是凋零和死亡的意象浓厚。小说虽然以打动人心弦的温馨情节展开，可是作者的无情的观察眼却一点也不含糊。凡是有关眷村的景物、人际关系和事务无一能逃过作者的眼睛。作者的利爪只是藏起来罢了，她并没有忘去人生的残酷真实。

大致而言，许台英在小说处理的许多方面都有相当的能力，特别是遣词用辞有独到之美。

这本短篇小说集压卷之作，当然是《陶俑》了。这是八〇年代中期的台湾文学里不可多得的一篇力作。这篇小说里优秀的性格描写树立了一个典范。小说里人物的性格描写往往流于类型化，这是任何一个作家都很难避免的。越多产的作家越免不了这种缺陷；而且突破很难。许台英在这篇小说里创造的几个角色，几乎可以和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描写媲美。她在小说里创造的这富裕的老人，那复杂的心理，常用内心独白的手法顺利地交代。这不是类型化的呆板的老人形象，也不是卡通化的嘲弄形象，而是有血有肉、承担各种生命苦难的老人。再说她的女儿笋如和女婿醒竹吧，许台英解剖笋如时，不但有心理的，甚至用生理的畏惧来诠释，醒竹的孤傲性格稍微有夸张之嫌，但也相当逼真地描写出现代社会富于理想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坚持。不过，最惊人之笔，可能是小说最后一段，那陶艺家荔亚照顾背叛她的前夫朱先生的一幕。这给这篇无情而冷酷的写实小说点上了一盏永不熄灭的救赎之光。

如果让我引用托尔斯泰的话，刚好可以诠释这老人的生涯：

决不患病的强壮肉体不存在，不消失的财富不存在，不衰亡的权力不存在：这都是脆弱的、虚幻的东西。即个人认为强壮、有财富、成为有权力的人是人生的目的。把所有作为目标的悉数入手，他仍然免不了一直怀有不安、

恐怖和悲哀；因为他不得不看见他赌其一生获得的东西，悉数离他而去，自己逐渐年老接近死亡的事实。

许台英有些小说的主题在于处理现代忙碌的工商业社会里，人如何得到救赎的问题。救赎只能从炼狱般的受难熬苦中，提升自己精神生活，爱上帝爱邻人，爱所有的人才能获得。许台英其余的作中人物，性格的刻画都很深刻，颇能表现出八〇年代后期现代台湾人只管追求物质生活而漠视精神生活荒废的现实；恐怕救赎的日子离他们还很遥远——这是普世性的、人类共同等待突破的困境。

——一九八八年四月·高雄·左营

（本书限于篇幅，原台湾联经繁体字版短篇小说集，精简割爱数篇，叶老师的序文，特此摘要刊出。叶石涛，“国立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博士班教授，名小说家。）

目 录

序《怜蛾不点灯》/叶石涛	1
--------------	---

陶俑	1
----	---

王者的下巴	41
-------	----

怜蛾不点灯	65
-------	----

卡拉 OK	90
-------	----

月光下，秃光的鸡蛋花树	117
-------------	-----

附录

◎ 从《爱在瘟疫蔓延时》看许台英的《陶俑》/张系国	323
---------------------------	-----

◎ 写给明昭的一封信/许台英	324
----------------	-----

◎ 我读小说家许台英的大作/蔡石方	332
-------------------	-----

◎ 坐忘之云——许台英创作观之（一）/许台英	339
------------------------	-----

◎ 难以抗拒的召唤——许台英创作观之（二）/许台英	342
---------------------------	-----

◎ 许台英作品一览表	344
------------	-----

陶 俑

来吧，从圣火中，盘旋转动，
且教我的灵魂如何歌唱……

——叶慈《航向拜占庭》

I

“这丫头，我就知道她拿学陶当作幌子！她以为我老了，什么都能瞒得过我？还早着呢……”匆匆赶到杨荔亚的陶艺教室扑了个空，真叫我又急又气。找不到她，这样满街瞎逛，有什么用？……女大不中留，人活着，要这群像耗子似的儿孙，到底有什么用？没有一个肯听我的话！

“叭”一声货柜车逼人的大喇叭，差点把我吓成心脏麻痺。这几年特别怕吵、特别讨厌一波波的赶路人潮——乱糟糟的世界，谁也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的车停在哪儿？糟糕，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最近老是忘记别人名字、忘记存折摆哪儿、忘东忘西……有些该忘的痛

苦记忆，为什么偏又忘不掉呢？天热心急，大街小巷找车找得我一身是汗。

K城高耸的摩天大楼，一栋贴一栋挤成一座大迷宫，简直害我转昏了头！难道是违规停车被吊走了？那也该留个记号啊！路上全是下班往家赶的苦瓜脸。我认识的、友善的脸，十有八九都入了土。如今走到哪儿都是冷冷的陌生面孔。

“哈，在这儿哪！”一眼瞧见我的宾士二八〇，又看见银色⊕商标还在，我才松口气。

路过公园，痴痴伫立在木棉树下。众蕾齐放的金黄花瓣，盛开得那么亮丽，多像我最疼爱的女儿箬如——不对，像她没嫁给醒竹的时候！我伸手摸摸长满瘤刺的树干，那股惹人厌的狰狞，大概像我这个老怪物吧？

弯腰拾起一朵凋谢的木棉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联想到箬如的忧郁症，一个可惜的念头迅速闪过脑际：

“她，会不会跑去自杀？”

扔掉残花，我加快脚步找到公用电话，右手边抖边拨号码回家查问箬如回去没有？是她姐姐小蛮接的：“爸，您别操心，箬如打过电话，说她人不舒服，改到美容院做全身指压，很快就回来！喂……还有，汉舟哇，跟国宅处的设计科长话没谈拢。爸，你们老交情，快替汉舟疏通疏通……，别忘啰！拜。”

打到国宅处，吴科长说他晚上有应酬，改天再谈！小蛮跟我一样精明、贪婪、自负，像我像得怪讨厌的！可怜的箬如却跟她母亲一样懦弱，实在不该让她嫁给倔强的醒竹。当初为打散他们的恋情，曾把箬如押送到美国的亲戚家，醒竹居然锲而

不舍地追了去！唉，冤孽哟……

大女婿汉舟靠我资助开了 K 城数一数二的建设公司。他把事业弄得蒸蒸日上不说，最主要的，人家懂得人情世故，不像醒竹那浑小子莽莽撞撞、眼睛长在头顶上！

不知不觉晃到笋如念过的 × × 国中，看见许多家长骑着摩托车来接孩子，使我想起她要参加高中联考的前一个月，为杜绝她在半路跟男生约会，每天都是我亲自接她、帮她扛书包、提便当盒。十五分钟路程，开车没地方停，只好徒步来回。那夏天的梅雨可真烦人，每天浸湿我一条西装裤！为什么不穿短运动裤？赫，我可不要女儿同学笑她有个邋里邋遢的丑爸爸。谁知道她以后会嫁个每天穿牛仔裤破衬衫的丈夫？醒竹就连进出观光饭店，也是那身乞丐装，真是丢尽我们余家的脸！

校园的大片草坪真绿，自动洒水机正在滋滋地喷水。走没几步，就能看见操场的单杆双杆和其他运动器材。笋如两三岁跟我一块儿等公车时，总拿我粗壮结实的手臂当作单杠，要我往前伸直，让她吊着荡来荡去地玩儿——那种咯咯傻笑的娇憨模样，真像个美丽的小天使。可惜，欢乐时光不但短暂，而且一去永不回头……

笋如跟醒竹是 C 大建筑系的同班同学。若说女儿是朵娇艳的玫瑰，为她的贞洁，我费心拔草除虫，最后却让醒竹这只馋猫捡到便宜。他非但不知感激，反而……恐吓说要杀我女儿……他，简直就是个畜牲！

不能生气，一气高血压就会恶化。医生要我务必控制自己的坏脾气，才不会因为脑溢血死掉！我还不能死，我的巨额遗

产怎么分配？虽然已经立了遗嘱，放在陈律师那儿，我却又在盘算要怎么改，才能“修理”到醒竹而且“不伤”我的笋如？！

乌云满天，树叶被风吹得飒飒作响，快下雨了。

把车开回自家巷口，下了车，觉得口渴，索性先到附近小店喝杯果汁再说。从这儿正好可以望见我跟小蛮他们合住的十层大楼，高悬一块醒目的招牌——汉舟建设公司——跟它隔条马路的斜对面，另有一块不堪一比的小招牌：

“纪醒竹建筑师事务所”

醒竹的事务所只有两层，一楼办公，二楼住家，是跟汉舟租的。醒竹的生意清淡，笋如便在姐姐、姐夫这儿帮忙，月薪四万，加班一小时五百。姐妹俩从小就爱比来比去，笋如这么卖力地工作、加班，目的就想趁早买下租的房子。这是 K 城的黄金地段，自己人，汉舟要价八百万已经算很公道。我帮他们买？门儿都没有！原来有位家境富裕的准医生，姓赵，追她追得很苦，她不听我劝，非要嫁给醒竹——哼，这种恃才傲物的穷光蛋，哪能一下白白给他那么多甜头？

没见过三十出头的男人还这么任性，跟笋如冷战半个月，一气就把公司的铁门深锁，挂出“暂停营业”的牌子。醒竹有棱有角又爱抬杠的个性，使他的生意始终好不起来，再加上经常跟我冲突，他老早就想结束 K 城的业务，到台北一家响叮当的大公司上班。笋如有点神经质，受不了台北的工作压力和人际的疏离，坚持不肯搬去。两个人才刚刚过完“纸婚”纪念日，每天就吵吵闹闹，甚至上演铁公鸡。我一直到今天下午才听小蛮说起：

“醒竹为了满足他对室内设计的创意，居然在我们租给他的屋里胡钉乱搞！笋如不许他弄，他非但不听反而兴师问罪，盘问笋如切除子宫以后，为什么要让旧情人赵医生去看她？”

“哦？”我心底暗叫不妙，“台湾可真小啊！赵医师也在那家医院妇产科上班？我怎么没碰见过？”

小蛮有些腼腆地为妹妹伸冤：“我们是请妇产科主治医师为笋如动的刀，赵医师根本没进手术房——人家婚都结了，自己会避这个嫌，还用他操心？”

“后来呢？”我问。

“后来……哎呀，夫妻还不就是彼此的刽子手？”小蛮愤慨而又略显鄙夷地说，“两人翻出所有的旧账一直闹到半夜，醒竹居然拿刀说要砍死笋如……笋如吓得跑下楼拨电话跟我求救……”

乍听之下，我真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于是这才十万火急跑到陶艺教室去找笋如。若非她现在虚弱得不堪一击，得靠指压为她放松筋骨的话，我早就把她从美容院叫回来问个究竟。太担心她，再拨一通电话，小蛮说她还在美容院——男人若要变心，女人再怎么美容，也都于事无补——这话，我怎么忍心告诉她？

所以呀，难怪她要搬到姐姐家住着不走。从小娇生惯养，谁会给她这种粗暴下流的威胁？僵了半个月，醒竹恨她不肯回自己家，又逢他住基隆的父亲染上尿毒症，干脆就歇业躲回基隆老家。他临走我还好心问他：

“洗肾开销很大，你说吧，要多少，从我这儿先拿。”

你猜他怎么说？——不用你管。

真他妈的狗咬吕洞宾。幸亏他今天不在，否则……杀妻？呸！看我不先毙了他！想到这一层，竟有些不寒而栗：老天，可别让我一时冲动犯下懊悔一辈子的滔天大罪！

看看腕表的日历，想起今晚汉舟有个饭局，小蛮也好像说要陪笋如去看场电影解解闷儿，片名叫什么什么……哦，《远离非洲》！回家又剩我一个人吃一桌菜，孤魂野鬼似的烦恼怎么杀时间。人老了，独守一栋空洞的大厦，心里真比蹲在火上炙烤还要难以忍受。没有伴侣的老鳏夫，生命变得多么脆弱啊！

我不想回家，我要再开一段路，到海边透透气。

从小店出来，四周已是灰茫茫一片模糊。淅沥沥的小雨打湿了路面，啊！落雨的黄昏格外使人抑郁寡欢，解不透人世的无常之谜。雨刷单调地左摆右摆，像在讥笑我对女儿的忽爱忽恨。经过水府路，想去看一位周姓老友，犹豫片刻还是算了！这时候去，一定会跟他倾吐满腹牢骚——家丑不可外扬，何必白白落人笑柄？！

老周曾经三结三离，如今年迈潦倒，女人统统弃他而去。独自租间小阁楼，每晚敞着大门睡觉，生怕哪天死在里头，尸体发了臭都没人知道。嘿嘿，我才不像他那么傻呢！那些骚娘儿们对我这种大亨殷勤献媚，绝不是真心爱我，而是另有用心——骗我钱倒贴小白脸——我何苦？何苦添上为钱而被女人愚弄的恐惧？我当然也怕男人跟我开口借钱，所以几乎没有朋友。跟其他富翁人比人也会气死人。

下了车，我脱掉皮鞋、卷起裤腿，踩着软软的沙滩往海边

走。雨点敲打伞面，发出清脆的声音。什么海风、岩石、波涛之类的诗情画意，我从不稀罕，只有醒竹那种自命为艺术家的酸腐之輩，才会一来就疯疯癫癫地陶醉半天。

这片汪洋，埋了我最深的创痛——我太太月桑在……在笋如三岁那年某个冬夜，怀着强烈的恨意在这儿跳海自杀……月桑，你的阴魂若要索债，尽管找我，可千万别让你的笋如……

两列古铜色皮肤的庄稼汉和蒙面妇女为了赚点外快，正在海边卖力地“牵罟”。看他们打着赤脚、扯住渔网边绳使劲往岸上拉的模样，就知道一定很花力气。雨渐渐停了。围观的闲人像在看马戏团表演。我常来，知道牵一趟要一个多小时，便坐在离他们约五十公尺的沙滩上，整理那些萦回心底的凌乱思绪……

笋如体质太弱，头胎流产之后才发现子宫长瘤，非切除不可。可能是月桑的遗传吧，手术前后，她的精神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谁晓得醒竹会在她开完刀还不满一个月的时候，提出要去台北的要求？我骂他是在打落水狗，他抢白道：“正好有缺嘛，哪能怪我？”

往远处想，醒竹是独子，他们纪家若嫌笋如无法生育（目前就连试管婴儿也要依靠母体的子宫），与其等到醒竹在外弄个私生子（这三个字像根烧红的铁钳朝我心口猛烫一下）气坏笋如，倒不如趁早了断。长痛不如短痛！

看热闹的人潮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一定是渔网上岸了。我趋前一看：天哪，只捞到一小撮银色鱼苗，哪够分呢？疲惫的渔人全都瘫坐在地，失望地长吁短叹。